



世界文學名著

青春是美好的

賀爾曼黑式著
綺 紋 譯

SCHÖN IST DIE
JUGEND

By
HERMANN HESSE

Translated by
CH-I WEN

世界文學名著

青春是美好的

生命是美好的，在那歡樂的時代，

青春是美好的，牠一去不再回來；

我不憚地反覆叮嚀，

請愛惜美好的青春。

青春是美好的，

牠一去不再回來。

青春是美好的



目次

青春是美好的.....1

大旋風：.....六

目次

2

青春是美好的

甚至馬太叔父再見我時，也會高興起來的。一個青年人在異鄉飄流了幾年，有一天回來，而又變得有體面了，就是那最持重的親屬們也要笑着，很快樂地和他握手。

那個裝着我的東西的褐色小皮包，上邊有牢固的鎖和發亮的皮帶，還是完全新的。箱裏放着兩件漂亮的服裝，許多換洗衣裳，一雙新皮靴，幾本書，幾張照片，兩根好看的煙嘴，一把懷中手鎗。此外我還帶來我的提琴箱，和一個背囊裝着零用東西，兩頂帽子，一根手杖，一把傘，一件輕大衣和一雙皮鞋；一切都是新的，結實耐用的。除掉這些而外，我在胸前的口袋裏還裝着二百馬克儲蓄下來的錢和一封信，我拿着這信秋天到外國去便可以得到一個好差使。總而言之，我的行頭是十分好看的，我在多年出外遊歷之後，現在帶着這個行裝好像紳士似的回到我的故鄉來；我在還是一個匠徒而要人照顧的孩子時代，已經離開故鄉了。

火車緩慢而留意地轉了幾個大灣，駛下山坡來。每轉一個灣，山下的城中屋子，街道，河流和花園越發移近，越發顯明了。不久我就能看見那些屋頂，辨別出其中我所認識的，不久甚至能够數出窗戶，認出鸛鳥的巢窠了。當火車開到平地，我的幼年時代，童年時代和無數其他可愛的回憶走來迎接我時候，我的得意的回鄉情感和那種要激起故鄉人們敬意的愉快，就慢慢地飛逝了，而發生一種含有感謝意味的心情。幾年來遺失了的鄉思，如今又在最後一刻鐘強有力地支配着我了。鐵路近旁的每一叢金雀花和每一個熟悉的籬笆，我都覺得特別可愛，我請求牠們原諒，原諒我這樣長久把牠們忘記了，丟開牠們了。

當火車在我們的花園面前駛過時候，有人立在老屋的最高窗上，用一塊大手巾招展着；那必定是我的父親。屋門前站着我的母親，我家的丫頭也在那裏，圍着一塊頭布。從那最高的煙囪上發出一縷藍色輕烟，是烹煎咖啡的爐火發出來的，這煙衝入溫暖的空氣裏并在這個小城上邊飛逝了。現在這一切又屬於我，等待着，歡迎着我了。

那個老年的，蓄着鬍子的行李部職員，和先前一樣緊張地，在火車站跑來跑去，把路軌上的人

們擠開。我看見我的妹妹和弟弟站在人叢裏邊，懷着無限希望向我觀望。我的弟弟帶來一個手車搬運我的行李，那小車是我們幼年時代一件得意的玩藝。我們把我的皮箱和背囊裝在車上，弗理慈推着，我和妹妹在後邊走。她責備我現在把頭髮剪得那麼短，可是她覺得我的鬍子很好看，我的新皮箱也很精緻，我們笑着，我們的眼睛互相看着，時常握手，時常向弗理慈點頭，他在前面推車，不時掉過身來。他長得和我一樣高，而且很魁梧的。當他在我前邊走着時候，我突然想起來，我當小孩子時代，時常因為爭吵打了他好幾回。我記起他的小孩的面臉，和他那受辱的或悲哀的眼睛，而感到一點痛苦的懺悔；像這樣的懺悔就在那時，每當我憤怒平息時候，總要發生的。他現在和成年人一樣地邁着大步，腮部已經有初生的鬍子了。

我們穿過那條蔭路，路旁栽植着櫻桃樹和畫眉果樹，我們挨着上邊的小路走，又從那新開的商店和那些舊的沒有改變的房子旁邊走過去。隨後走到橋頭，我父親的房子就在那裏，房子的窗戶開着，通過那個窗戶，我聽見我們的鸚鵡在裏面叫着。於是我的心在同憶和愉快當中跳動起來。我從那個陰涼的屋門和那個大石門進來，悠遠地登上樓梯，父親就在樓梯上邊迎接我。他親吻我，

微笑着，拍着我的肩膀，然後一聲不響地拉着我的手，引我到上面走廊門來；母親站在這門的旁邊，把我抱在懷裏。

這時候，那個名叫克里斯梯的丫頭也跑來，伸手給我。我在這個預備好了咖啡的起居室裏，向這隻名叫寶麗的鸚鵡問好。牠馬上把我認出來了，從牠籠頂的綠邊跳到我的指頭來，垂下牠那灰色美麗的頭，讓我撫摩。房裏裱得十分新鮮，此外一切的東西，從祖父母的肖像，玻璃櫥數起，直到那舊式的，畫着紫球花的座鐘，都沒有什麼變動。幾個杯子放在蒙着桌布的桌上，在我的杯裏插着一小束的香草，我把牠拿出來，插在扣子的眼上。

母親坐在我的對面，向我凝視着，又把牛奶糕放在我面前；她勸告我不要因為談話忘記吃東西了，可是自己連接着提出問題來，這些問題都是我必需回答的。父親默然聽着，摸弄着他那半白的鬍子，和竊地透過眼鏡視察着我。當我並不過分謙虛地敘述我的經歷、事業和成績時候，我覺得我是首先要感謝這兩位老人的。

頭一天我只願意看看這所祖傳的老家，因為其他的事情，明天還有充分時間去做。這樣，喝了

咖啡以後，我們便穿過各個房間，廚房，走廊和小房，一切的東西差不多都和過去一樣，有些我發現出來的新的東西，別人看來已經是陳舊了，沒有什麼希奇的，他們還爭論着；這些東西是我在家時就有的，還是後來纔有的。

我家的小花園靠近山坡，被蒙着長春籐的牆垣包圍着；下午的太陽照在園裏潔淨的道路和鐘乳石的欄杆上，照在那個裝着半桶水的水桶上和那豔麗的，絢爛的花壇上，一切都在發笑。我們都坐在屋門外舒適的椅子上面。陽光含着蒸氣，溫熱而帶有綠光地，透過巨大透明的接骨木的樹葉。幾隻蜜蜂在樹葉裏面艱苦而沈醉地嗡嗡着，迷失牠們的道路了。父親因為我回來了，脫下帽來向上帝告白他的感謝的話，我們沈默地立着，合着掌；雖然這不慣常的敬禮使我有點難受了，我仍然愉快地聽着那些古舊的禱詞，而且心裏很感謝地說一聲『阿們。』

隨後父親走到他書室裏去，弟妹也跑開了，完全沈靜下來，我和母親單獨坐在桌旁。我以前好久害怕着而且期待着的一剎那，現在已經到來了。因為即使我回家來是愉快的，受人歡迎的，可是我的生活近幾年來都不是十分潔白無疵的。

現在母親用美麗而溫和的眼睛向我凝視着，研究着我的臉孔，或許她在思考着：她應當說些什麼話和應當提出什麼問題。我沈默着，心情迷亂，玩弄着我的指頭，等待她考問，這考問雖然在大體上不是很出名譽的，可是總有些令人慚愧的地方。

她靜靜地注視了我的眼睛好一會兒，接着把我的手拿來放在她的秀麗的小手裏。

「你也常常祈禱嗎？」她低聲問。

「最近沒有祈禱了，」我不得不照實說，她有些憂慮地盯着我。

「你以後應當再學習祈禱纔是，」她接着說。我說：「以後再看吧。」

她沈默一會兒，終於說道：「可是你總要想做一個正經的人吧。」

我祇好說是的。可是她現在不提出那些麻煩的問題了，她撫摩着我的手，對我點點頭，彷彿表示信任我，甚且用不着我向她認罪。接着她問起我的服裝和換洗的衣裳，因為近二年來，我自己料理，沒有東西拿回家來洗補的。

「我們明天要把一切東西看看，」她這樣說，當我回答了她的問題以後。這個考問便這樣結

東了。

不一會兒，妹妹把我拉到屋裏去。在那個「美之室」裏，她坐在鋼琴旁邊，拿出以前的樂譜來，這些歌曲我雖然很久沒有聽也沒有唱了，可是還沒忘記。我們唱着樹伯爾特和樹曼的歌，又唱紀爾伯爾的歌，德國和外國的民歌，一直唱到晚餐時纔完。當我和鸚鵡交談時候，妹妹正在鋪桌面。這隻鸚鵡雖然叫做寶麗，是個女人的名字，卻是一隻雄的。牠說得好多的話，模仿我們的音調和我們的笑聲，牠同我們每個人的交情都有親疏的不同。和我父親是最親密的，無論他要怎樣，牠都可以。其次是弟弟，其次媽媽，又其次是我，最後是妹妹，牠不大信任我的妹妹。

寶麗是我們家養的唯一的動物，自從二十年來就像個小孩，住在我們家庭裏面了。牠喜歡聽人說話，喜歡聽人笑，喜歡聽音樂，可是不喜歡在很近的地方聽。當牠孤單地聽見鄰近房間熱鬧談話時候，牠就仔細竊聽着，同時表示着親切的諷刺的態度，說着，笑着。有很多回，當牠悠閑地，孤零地落在牠所攀登的鐵條上時候，空氣是寂靜的，陽光和暖地照在房子裏頭，牠便以那種好像吹笛的聲音，音調低小而美好地來讚美生活，歌頌上帝，那聲音含有莊嚴，熱烈而親切的意味。彷彿一個單

獨遊玩的小孩所發出的忘形的歌聲。

晚餐後，我澆花園澆了半個鐘頭，當我把衣服弄得又髒又溼走回來時候，我聽見從走廊那邊傳來一陣有點熟悉的姑娘的聲音。我趕緊把手在袋布上擦乾淨了，走了進去，那兒坐着一位大姑娘，身上穿一件淡紫色的衣服，頭上戴着一頂寬大的草帽。當她站起來，注視我，把手伸給我時候，我認出來她是海蓮娜·科爾茲，我妹妹的女朋友，我曾愛戀過她的。

「您還認得我嗎？」我愉快地問。

「綠蒂已經告訴我您回家來了，」她和靄地說，不過她如果只簡單地說一個「是」字，那一定使我更快樂的。她已經長得高高的而且十分美麗。我不曉得再說甚麼話纔好；當她和母親，綠蒂談話時候，我便往窗戶旁邊花盆那裏去。

我的眼睛向街上望去，我的手指玩弄着風呂草的葉子，不過我的思想並不在那兒的。我想起那年冬天的一個下午，天空是蔚藍的，天氣十分寒冷，我穿着冰鞋在江上跑着，江岸上栽植着高大的赤楊樹，帶些羞澀態度滴了一個半圓形，遠遠地跟隨一位小姑娘，她那時年紀還小，不能滑冰，讓

一位女朋友拉着她走。

現在她的聲音比先前更圓融更深秘了，雖然離我很近，我仍然覺得生疏的。她已經是一個年青的女人了，我覺得我永遠沒有這樣高，這樣年大的，彷彿我永遠只是十五歲。她走時候，我又把手伸給她，可是我無必要地，帶有諷刺意味地向她低低地鞠了一個躬，說：「晚安！科爾慈小姐。」

「她還是回家去嗎？」她走了以後，我接着問道。

「不回家去，又到那裏去呢？」綠蒂說，這樣我便不願意再往下說了。

剛到十點鐘大門就關上了，父親和母親都睡覺去了。晚安親吻以後，父親把胳膊放在我的肩上低聲地說：「你居然回來了，你也喜歡嗎？」

一切都入夢了，就是那個丫頭在一會兒以前也道了晚安，幾個房門關閉了幾次以後，整個房屋都沈入深深的夜晚的幽靜之中了。

可是，我預先拿來一杯啤酒，冰涼了放在我房裏的桌子上；因為我家起居室不許抽煙，我現在便裝上一管煙，燃點起來。我的兩個窗戶是朝向那黑暗幽靜的院落，院落裏有一個石砌的臺塔向

上通到花園裏去，那上邊我看見黑漆漆的松林聳立在天空，天空裏的星星閃耀着。

我過了一個鐘頭還沒有睡覺，看見那些小小的飛蛾在燈火周圍飛舞着，我慢慢地對着打開的窗戶噴着烟。我的靈魂裏掠過一長列幽靜的圖畫，牠是描畫我在故鄉時代和孩子時代的生活的；一個巨大的沈默的集團湧湧起來，煥發着光彩，隨後又消失了，好像海上的波紋一樣。

我爲要家鄉的人們和許多舊相識來羨慕我，而且爲這給他們一個證明，證明我的生活好過，我不是像一個窮鬼回到故鄉來的，於是我在早晨便把最漂亮的服裝穿上。我們的狹隘的盪地上，夏天的天空輝煌地顯出蔚藍的顏色，白色的街道上輕微地起了點灰塵，在那附近的驛站前面停放着幾輛森林村落裏駛來的驛車，街道上的小孩們玩着水鎗和羊毛球。

我首先走上那個舊石橋，那是這小城中古老的建築物。我看到橋邊的莪特式的小禮拜堂，在那前面我先前跑過幾千百次的，隨後我靠在橋欄上，看那蔥綠的急流的河水。那個牆上聳了個輪子的風景宜人的舊磨坊已經不在，一個新建築的巨大的磚石屋子代替了牠的位置，其餘的

東西沒有什麼變動；無數的鵝鴨和先前一樣在岸邊和水上漫遊着。

在橋的那一邊，我遇到頭一個熟人，我的一個舊同學，他現在做了皮匠。他穿着一件發亮的橙黃色圍裙，用着不敢確定的探試的態度對我注視着，沒有完全把我認識出來。我很愉快地向他點頭，就走過去了，他看着我的身影，始終顯出尋思的樣子。靠近工廠的窗戶有一個銅匠，他的雪白的鬍子十分好看，我向他敬禮，立刻又看到一個轉機的工人，他讓他那輪帶軋軋地作響，拿一撮鼻烟給我。隨後，我走到市場來，市場上有龐大的水井和幽靜的市政廳的大廳。那裏還有個書店，雖然這書店老板幾年前因為我向他定購過一本海涅著作，使我蒙了惡名，可是我仍然走進去，買了一枝鉛筆和一張風景畫明信片。從那裏到學校去的道路並不遠，當我走過時候，我向着舊校舍瞧着。當我在校門附近聞到那種熟悉的沈悶的學校氣味時候，我便氣吁吁地跑開了，走到教堂和牧師住宅去。

當我走了幾條小街道，在理髮館裏刮了鬍子之後，已經十點鐘，我要拜訪馬太叔父的時間到了。我從那美麗的院落走進他那秀雅的住宅裏去，在陰涼的走廊上我把褲子上的灰土擲去，拍着

起居室的房門。室裏我看到嬸母，兩個女兒就坐在她的近旁，叔父已經出去辦公了。房子裏面的一切，表現一種純潔的，舊式的，能幹的精神，雖然有些嚴肅，而且太明顯傾向於實用，可是仍然是快樂而能得人信任的。那裏的東西經常地洗刷，打掃，縫紉，補釘和紡織是不待說的，但是姑娘們還是有時間來學習好聽的音樂。這兩位姑娘都能彈鋼琴和唱歌。即使她們不認識最近的作曲家，可是在她們的練習當中，對於巴赫，亥登，摩查特的作品越發熟悉了。

嬸母跳起來，跑來歡迎我，姑娘們還是先把她們的針黹做完後纔來同我握手。人們把我當作一個貴客看待，把我引進那間華美的客廳裏去，真使我詫異起來。白爾塔嬸母也毫不理會我的推辭，便端來一杯葡萄酒和一些糕餅放在我的面前。接着她坐在我對面的一把大椅子上。姑娘們仍然在客廳外面做工作。

昨天我的慈祥的母親問我的問題，現在又一部分給我提出來了。可是我在這裏也並不想把不甚端正的事情說得光明正大的。我的嬸母對於那些受人崇敬的傳道師十分關心，她仔細地問我關於我所到過的城市的教堂和教士的情形。當我們用着良好的意志克服了某些悲哀感情之